

记忆 与沉思

冯连才 · 著

我是一颗种子

从来没有奢华的梦想

只要埋在土里

就感到温暖

永远不会想到死亡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记忆 与沉思

冯连才·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记忆与沉思/冯连才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02-009772-2

I. ①记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5646 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0 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875 插页 3

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72-2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我是一颗种子
从来没有奢华的梦想
只要埋在土里
就感到温暖
永远不会想到死亡

在写诗之余写一点散文随笔
也未尝不是对自己喜欢和热爱文学的一个交待
每一个黄昏都是一个新的傍晚
每一个日落都是一个新的预言
一个写诗的四〇后做着文学梦

——自 题

第一辑·记 忆

- 父亲 003
告别 010
我的第一个恋人 019
小河 024
我的7335 026
高考伤了我的心 063
希望 071

第二辑·沉 思

- 我为什么写诗 081
读书是我的春天 085
什么是作家的根本使命 090
质疑“人老莫作诗” 098
我们的文学是干什么的 104

人生诗歌絮语 113

谈理想 160

第三辑·书 简

致雷抒雁会长 167

致李佳新同学 169

致诗人牛红旗 172

致诗人白庆国 174

致徐有富老师 176

致外孙梁晨 178

致张宝申诗人 181

再致张宝申诗人 185

第四辑·附 录

追求诗意的生活 徐有富 191

喜读北京诗人冯连才的第五本诗集《人生杂览》 白庆国 208

后 记 215

第一辑·记忆

父亲

告别

我的第一个恋人

小河

我的7335

高考伤了我的心

希望

父 亲

父亲走了九十九年的路，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。我依然时时沉浸在对他的怀念之中。

父亲晚年虽然明显日渐苍老，但腿脚走起路来还很利索，不拄棍儿，不咳不喘，腰也不弯。他心脏、血压都很正常。除了耳聋，几乎没有什么毛病。我先后给他买了几个助听器，国产的、进口的，平时他总是舍不得戴。每次我回家他都匆匆忙忙从大衣柜里把助听器取出来挂在耳朵上。即使是这样我们和他说话时也得连说带比划。有时我们和他开玩笑说：“您可是‘真龙’，但不是‘天子’。”逗得他呵呵一笑。我们平时给他买的新衣服也总舍不得穿，等我们回家时，他才把套袖围裙和旧衣服换下来，像迎接什么高贵客人似的。因为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到了老年还在家里外忙活，就像他年轻时一样，母亲把饭做熟了，不喊他三遍他都听不见。

他的那双手真像老树皮贴在手背上，就凭着这双手，他养育了六个儿女。他晚年，我母亲去世后，他身边养着十几只猫和两只小狗，每当有陌生人走进院子，小狗乱叫，猫也上蹿下跳。那些猫整天围着他在屋里乱转，撵都撵不走，弄得屋里有一些异味，我劝他不要让它们在屋里糟蹋，他总是笑笑，不说什么。有时他跟我说：“这些小东西，要有什么动静，可灵气了。”我给他买一些吃的，他总是和猫一起分享。最后，父亲活成了村子里年纪最长的人，像一件老古董，谁见了都很开心。

我很怕有一天突然就见不到他的身影，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他常给我说：“我这就活得够岁数了，人家那么多大人物都没有我长寿。我是熟透的瓜，说落就落。”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他丝毫不忌讳说死，而且他早些年就让我们把他的墓地准备好了，怕走了给我们找麻烦。每当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，心里悠然一阵酸楚和恐慌。

他一生体谅和理解儿女。我少年和青年时，他要我学他的皮行手艺，经常让我帮他拉皮子、打套和到集市上去卖皮鞭、鞭梢儿或马车上的皮零部件等。父亲是个小手艺人，过去靠皮匠手艺养活一大家子人。他年轻时自家开着一个“冯家皮铺”，铺子不大，在街上很显眼，生意十分红火，南来北往的兽力车把式都愿意到他的铺子里购买皮套、鞭子、鞭梢儿、套包子等车马挽具上的皮件，

因为他做买卖最讲诚信，赊欠随意。他原来有个心愿，想把“冯家皮铺”的手艺传给我，而且经常跟我说：“有手艺什么时候都能吃饭。”我见他干的活儿又脏又累，就说我得念书，要考大学。他见我执意不肯学，就说：“也好，那就好好念书，好歹天无绝人之路，能养活自己就行。”他的手艺失传了，目前我们地区马车已经消失，我一点不惋惜。几十年来不管生活多么拮据，我没有见过他忧愁和叹息，在孩子面前总是很乐观，似乎没有一点心烦的事。

小时候，冬天很冷，雪很大，经常是不能出门了。母亲在炕上做针线活，父亲想法哄着我们。那时，我家窗户上边是纸糊的木格子，下边是大玻璃，玻璃上冻了一层薄冰。父亲拿着一根木筷在玻璃上画猫、狗、狼等小动物和小人，还很逼真，逗我们开心。父亲不善言说，只是做。他教我们在雪天套麻雀。在雪地里清除一块空地，撒上些玉米或高粱粒，把一个筛子倒扣在地上，用一支小木棍支起一角，小木棍另一头拴一根绳子拉到屋内，我用手拉着，避开麻雀的视线。等活蹦乱跳的麻雀钻进筛子底下，我突然拉一下绳子，十有八九麻雀跑不了。父亲让我们不要伤害麻雀，抓到了麻雀我们只是玩玩，或放在笼子里喂几天就放飞了。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游戏，也就当是一种儿童游戏而已。

那时杨镇娘娘庙前有一个戏楼，每到庙会 and 集市时都有剧团来演节目，有的是评剧，有的是京剧，有的是河北梆子，我喜欢

看戏。这是我童年时唯一比较奢侈的文化生活。晚饭后，一听到锣鼓点儿响，干了一天活儿的父亲带着我，扛着一个大木凳，让我坐着或站在上边看戏。他就站在我身边，陪着我看到演完戏。他不叫苦或累，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十分感激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自己扛着板凳去。

1968年，我去新疆当兵。我只知道新疆离家很遥远，到底有多远，我也不知道，有些茫然。他鼓励我，年轻人就要锻炼锻炼，并嘱咐我出门在外要学会照顾自己。临走，他帮我拍拍衣服上的灰尘，抻平展了衣角说：“新军装穿在身上要爱惜，要干净整洁，因为你就是解放军了。”他见母亲眼含泪水，深情地说：“哭什么，孩子当兵是好事呀！多少人想去还去不成呢。”他一直把我送到接兵车上说：“上车吧，一会儿就要开车了。”并要我到了部队抽空给家里写封信回来。车启动了，他转身往回走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眼睛湿润了。一会儿，他又回过头来向我挥挥手。自那以后，几十年我就再也没有在家久住，总是来去匆匆。

父亲一辈子不吸烟，不喝酒，没有什么嗜好。一辈子早起晚睡，按时刷牙洗脸。一辈子与人为善，没有和谁红过脸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他总是对明天和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。他始终过着平淡的生活。他喜欢种草养花，每到夏天，院子里外满是各式各样的花朵争奇斗艳，溢出沁人心脾的芬芳，煞是温馨。几次我劝他到

城里住，我说城里条件比乡下好，他都拒绝了。他说：“你们常回家看看就行了，乡下住习惯了。这年头儿，有吃有穿，这里空气又好，也安静。”其实我知道他是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。他生活上总是知足，没有过高的奢望和不良嗜好。到离开我们，九十九年他都没有过过生日。在他八十、九十岁生日时我们都张罗过，他都拒绝了。我说那就等到一百岁吧，他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走了，叫我感到终生的内疚和遗憾。2005年，我去了一次青海大通县资助一个贫困学生一千元，他听说后，连连点头表示赞同，说：“好，好！”

父亲在晚年，常常嘱咐我不要老惦记着他。他说：“我在家一切都挺好的，不要总惦记着我，要把外面的事做好。”我也知道尽孝道应该像古人所说的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。可是，天下儿女都为生计所迫，风尘里奔波，谁又能一辈子总守在父母身边呢？

到了晚年，他有一次感冒了，躺在床上，自己忍受痛苦，不吃药，不打针，就等着走了。我赶回家去看望他，在他身边轻轻地唤醒他。他无力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我，又合上眼睛，我们几个儿女围着他心急如焚，劝他到医院看病，他执意不去。他说：“到了我这般年纪，早该走了，再去看病，不成了笑话吗？”他不想给儿女找麻烦。结果我们几个儿女再三劝说，他才勉强答应在家输液。果然没过两天，他又恢复到从前模样，依然背不驼，腰不弯，不拄棍儿，

走起路来仍腿脚灵便，步履稳健。有时他到集市上买两盆花回来，自己提着到家，不咳不喘。这才让我们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他说：“这一回，我去安拉那儿报了到，他不收我，我又活过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您不能走呀，好歹您也得混个百岁老人呀！”逗得大家都乐了。父亲病愈后，每次我回家看望他回来，他都要走出家门送我老远，我再三劝他回去。我走远了，他还向我招手。望着他的身影，我的眼睛总是湿润着。我们都知道不管父亲这次是不是活过来了，他正走在离开家人的路上，不定哪一天，他就挥手和我们真的永远再见了，我们害怕这一天。

父亲活了九十九岁，既让我欣慰，又让我遗憾。欣慰的是风风雨雨，苦辣酸甜，居然没有把他打倒。遗憾的是还差一年，就是百岁，说什么他也不等了，不给儿女找麻烦。这些年虽然我经常看望他，我觉得我离他很远。有时我还恨他为什么不同意跟我们到城里过几天舒心的日子。他说：“乡下的日子虽艰辛些，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。”每次我回家待的时间都不长。母亲去世三十多年，我们虽然心里总惦记着父亲的冷暖，平时给他零用钱和吃的穿的，但我就是不理解父亲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。自己照顾自己，居然把自己侍候成为村里年纪最大的人。我对于他的离去，至今也感到歉疚和不安。

每当想起父亲，我心里对他充满敬重和感激。他去世的前几天，

我还写了一首诗念给他听：“父亲是我身体里的火焰／他每天在我身体里燃烧／为我抵御了无数雨雪与风寒／我前边的路是他给我照亮的。”他说：“那我走了以后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时您仍是我身体里的火焰，在我身体里燃烧。”他呵呵地笑了。

父亲走远了，他的笑声始终在我的耳畔盘旋。

告 别

2009年1月28日（农历正月初三）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。他就要走了，走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走到一个我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他的地方——墓穴。他就是我的父亲。这一天11点15分父亲无常了。

天气无云无风，太阳也没有睡懒觉，把眼睛睁得明亮，满院子洒满了暖暖的阳光。似乎他要选择在一个好天气里结束人生历程，免得给儿女找麻烦，可以顺顺当当地把他送走。

几天来，父亲都是微弱地呼吸，输液已经无济于事了，他身上冰凉。清醒时，跟我们儿女说，他活到这般年纪已经很知足了：“人能够活到一个世纪的有多少啊？”当父亲咽了最后一口气后，看着父亲的遗容，点上几束巴兰香，在场的大姐、我、两个妹妹和妹夫、外甥一齐大哭。我们用白布盖好亡人。父亲好造化，真

主怜悯他，让他在圣洁的主麻日死去。在主麻日这天，这样的归宿再好不过了。因为父亲一辈子信奉伊斯兰教，一辈子念经礼拜。当天上午，妹夫联系常营清真寺送埋体的车，我们在师傅的引导下，把父亲抬到车上。为了不惊动四邻，我与两个妹夫及外甥抬埋体的时候，小心谨慎，大家都不哭不闹，在父亲身上盖了一条被子，让人看不出是逝者。我们除了在屋内哭了一通，出室外悄无声息，没有街坊察觉，没有吵得左邻不宁，右舍不安。这也是散居回回的天命：历史上受尽冷眼，吃食上隐忍了一辈子，如今遇到了白事，还得处处克制自己，让着邻人。我们顺利地把埋体送到杨镇清真寺，二侄儿在那里已经做好安排。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百米白布和一百顶礼帽。因为穆斯林入葬时裹尸布（卡凡）要求为纯棉布，不含任何化学纤维成分。男性三大件：大卧单（大殓）、小卧单（小殓）、坎肩。女性除此之外，再加缠腰布和盖头。“卡凡”是每一个穆斯林较为重视的丧葬必备品。父亲已经到了这般年纪，这些物件事先我是有准备的。

夜晚，我和妻子月珍、大姐连英，两个妹妹连凤、连芝在清真寺的停尸间，在暗淡的灯光下，守着安卧在停尸床上的父亲遗体。老弟和大侄也时不时地看看，给我们送来茶水，轮流替换着。一壶花茶，伴着一个不眠之夜。我们点燃了巴兰香，插在香炉内，一根接一根，一宿都没有断了香火，充满了怀旧的感觉，这是我